

■散文

白发亲娘

■鲁志勇

母亲今年 70 有余，她坚强、风趣的性格时常让我忍俊不禁。

我 8 岁那年，母亲为了让我上得起学，足足准备了半月有余。最后她还是因为 5 元的学费犯了难，跑了整整一上午还差五毛钱。看到母亲无奈的神情，我安慰她说：“我到明年再上学吧。”母亲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让我姐给我做午饭，自己则匆匆地向远在十多里外的我外婆家走去。

傍晚，天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风雨即将来临。我和姐姐心急如焚地跑到村口接了母亲六次，却一直不见她的身影。匆匆吃过晚饭，呆呆地望着外边的倾盆大雨，我诚惶诚恐地和衣睡着了。

第二天，我被母亲急促地喊起。穿上母亲找出的平日我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望着母亲被雨水浇湿的头发，接过带着母亲体温的学费，我感觉心里沉甸甸的。

如今，我常常在自己孩子面前提起这些事，但看到孩子们不以为然的神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和失落。

母亲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经常腰腿疼痛。每次看到母亲因为腿疼而一瘸一拐迎着夕阳送我远行，望着母亲在寒风中苍老的身影和满头白发，我一次次劝她去医疗做细致的检查和彻底治疗。母亲却总是不在乎地说：“腿痛不碍吃喝，它疼它的，我走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今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母亲的腿疼病又严重了。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得满头冷汗，全身发抖，我心似火燎，坐如针毡。没想到，疼痛过后，母亲说了一句：你就这点能耐啊！此情此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从母亲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坚强，什么叫忍耐。我想，我将在母亲的激励下，永不言弃，努力向前！

第一个冬夜

■路雨

几场秋风
把绚丽的色彩
撕成了碎片
落叶的背影已经走远
那些随落叶远去的日子
依然能让我触摸到它的温暖

可是今夜
什么对我都并不重要
我必须把窗子关上
把所有的寒冷
抵御在外面
忽略在阳台上的那几盆花
我不知道
能否经得住今夜的考验

尖厉的朔风在嘶吼
整个世界
仿佛都会被它摧垮或撕烂
所有的眼睛都坠入了黑暗
让人感到恐惧和孤单
此刻
在窗外
雪花奔跑的声音
已清晰可辨

我的爱人
远在千里之外
我不能对你说些什么
我知道
你只能从我的思念中
感受温暖

《铁水牛》投稿邮箱：
zkwbwj@163.com

■小说

芬芳

■鲁择

女人从地里回来，刚走到家门口，看到了停在院子里的摩托车。

摩托车是男人的，还是和一年前一样新。女人心里一阵激动。当然是心慌，慌里有些恨，也有些盼望。男人自从和那个女人好上以后就很少回家，没办法，她跟男人离了。

男人正在屋里和女儿说话，女儿在做作业。男人问一句，女儿答一句，女儿态度淡淡的。男人知道女儿为什么这样，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把她们娘俩儿都抛弃了，女儿不照脸扇他就算给他脸了。

男人见女人进屋，忙站起来，讪讪地说，你，去地里了？男人的声音怯怯的。女人抬头看了一眼男人，这个男人以前属于她，可两年前，这个男人却属于了别人。男人的头发乱乱的，脸也不像以前那么红润。女人本来想骂男人的，却没有出口。看到男人这个样子，女人有些心疼，隐隐地疼。女人想男人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哪这么狼狽过？家里地里的活儿，她从没让男人伸过手。女人说，我是你老婆，就是顾家里顾地里的。

男人在县城做生意，生意不是很大，凑合着过的那种。开始，女人不知道男人在外面有人了，这样的事，老婆往往是最后知道的一个人。有好心的邻居告诉她，外面乱，男人在外面，要当心！她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可后来，男人来家里跟她摊牌，她才明白过来。

男人先给她道歉，之后说得很坚决，说你离也好不離也好，我的心反正都在她身上了。女人一下子傻眼了。男人骑着摩托车走了，走时男人说，什么时候办手续，我等你的信儿。

她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之后，又睡了一天，第三天就睡不着了。她感觉心里好空，空得难受。豆子地里的草该拔了，地瓜秧也该翻了。她就去了地里，和那些庄稼在一起她才感觉踏实些。

之后男人来了，问她想好了吗？她说想好了。她说，我要女儿跟我。男人说行。她说这个家是我的命，我不能离开。男人说行，只要你愿意离，我什么都答应你，这个家都是你的了。

话都说到这地步了，女人知道男人不爱她了，心里没她了，那自己还死守着这婚姻有什么意思呢？手续就是一张纸，很好办，签个字，摁个手印，什么都交代了。她就和男人去县城办了手续。

女人刚才是从玉米地里回来的，女人去玉米地里薅草了。玉米现在正是灌浆的时候，女人身上就都是玉米的味道。男人抽了抽鼻子，

问，玉米灌浆了吧？女人只是“嗯”了一声。男人有些局促起来。虽然这里曾是他的家，可现在不是了。女人是这里的主人，他是客人了。男人坐着，有些如坐针毡的感觉。女人眼睛虽没看到，其实心感觉到了。女人有些可怜男人了，轻声问，听说你的生意做亏了？男人点了点头。女人长叹一声说，钱财身外物，只要人平安，就不算亏。

男人头低着，双手插进头发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样子。本来女人想再说男人几句的，看男人那个样子，想，算了，老天已惩罚他了。

女人的心软了下来。她了解男人的脾性，要没要紧的事，男人是不会到她这里来的，又说了一些别的话，当然是一些女儿的事。最后男人沉不住气了，小声说，求你件事。

女人没有吭声。男人知道女人在听着呢。男人说，她快要生了呢。我想，我想……让你去照顾一下她！

女人听了，心一紧，她想狠狠骂男人几句。但女儿在跟前，她没有张口。男人说，她是外地人，在咱们这儿没一个亲人，我想了想，只有你最亲，所以就求你了。

女人听了，心里一阵哆嗦。是啊，男人自从跟她离了婚，便没有人理他了。亲戚邻居都说男人没人味



秋日山林

霍林 摄

■散文

如意

■陈永团

如意是我老家本族兄弟，我比他大两岁。他虽然叫“如意”，但生活中一点也不如意。

如意刚满月时，由于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把如意烧成了脑炎，烧坏了脑子。当同龄的孩子都背着书包走进校园时，如意还一直跟在他母亲身后机械地喊着“妈，饿。”

童年的记忆中，他是孩子们的嘲弄对象，那时如意只会咧着嘴笑。因为和如意是一门亲戚，我总是处处护着他，甚至还和欺负他的小伙伴动过手。从那以后，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如意见了其他人拔腿就跑，惟独见了傻傻地喊声“四哥”。

老家村后是清澈见底的沙河，那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夏天，我们常趁大人不注意时下河洗澡，在河里逮鱼捉虾。那时如意常爱跟在我屁股后面，负责“望风”。大人们一来他就会大声地在岸上喊“跑、跑”。然后他就帮我抱着衣服先跑了，很

多时候我和小伙伴都是光着屁股上岸的。见到如意时，他总是趴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等我，听到我夸他机灵时，他只是“呵呵”地傻笑。

后来，我和村里的小伙伴陆续上了初中、高中。每星期回家时，如意总会在村前的大路上等我，离老远看见我就喊“四哥、四哥。”已 15 岁的如意只有 5 岁小孩的智商，但我觉得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有一段时间，我在异乡他地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就扛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那段日子里，我非常沮丧，每天来到村后的沙河边垂钓，要不就在家中睡懒觉。那时的如意也已是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了，见了我依旧笑呵呵地喊“四哥”。而且，在我钓鱼时，他总是声不吭地坐在一边陪我。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我又要回城里工作了。我选择一个早晨离家，路过村口时看见如意在那站着，依旧笑

呵呵地叫我“四哥”，而且主动帮我提一个小包裹。走了大概几里乡间小道后，我对他说：“回家吧，如意，要听话。”他似乎很明白，站在原地就不走了。走了很远，当我再次回头时，如意还在原地站着……

前些日子回老家，听母亲说如意的哥哥要结婚了，但女方知道他家里有个“傻子”时就不乐意了，非要退婚。要知道，如意的哥哥快 30 岁的人了，在农村可眼看就要成光棍了。没办法，如意的爸爸一狠心，在一个早晨，把他悄悄带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趁如意不注意，把他放在一家超市门前就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意的母亲在床上整整躺了半个多月才下床。

如今，走在灯火辉煌的城市街头，我总希望能突然看到如意那熟悉的身影。那时，我一定会对他说：“如意，跟四哥回家吧，哥家里有饭吃。”

儿。男人说，你知道，要是有一点办法我是不会求人的，我知道你的心好。说着，男人眼里流出了泪。

女人心一酸，就想现在挺着大肚子的那个女人。是的，刚一听说那个女人和男人好的时候，连杀她的心都有呢！可如今，不知怎么回事，她却一点也不记恨那个女人。她也不知这是怎么了。

女人心里骂了一句，开始为那个女人担心了。不论如何，都是女人。生孩子是女人的关口，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啊！再说，是啊，男人不来找自己找谁呢？

女人问，还有多长时间生？

男人说，就在这几天。

女人问，谁在家里照顾她呢？

男人说，没人，她一人在家。

女人急了，说，这个时候怎能让她一个人在家呢？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

男人说，你答应了吗？

女人“唉”了一声说，也许，我是前世欠你们的吧！

男人说，那，那咱走吧！

女人点了点头，然后说，你稍等，我出去一下。没多大一会儿，女人回来了，骑着自行车的前车筐里放着一包东西。

男人问，你干什么去了？

女人说，我安排了一下女儿的事，然后去了趟地里，给你掰了几个你爱吃的嫩玉米。你看，现在正灌着浆，好嫩呢！

看着女人手中的玉米，男人闻到了玉米的香味，那香味是那样馥郁厚重。他知道，那是乡村的芬芳。

■散文

亮出你自己

■刘海涛 李平

好友静在政府部门上班，勤恳敬业，然而工作十余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看到比自己小许多的学弟学妹如今大小都是个领导，她常暗自神伤，常在我们面前说些丧气话。

其实，静自身条件挺好，身材苗条，容貌清丽，再加上电脑科班出身，工作游刃有余，这样的女人在单位应该是如鱼得水，属于很快就能提拔的那种人。然而，事实确非如此，因为静是个极其内向缺乏自信的人。在她的眼里自己一无是处，于是低着头匆匆地走路，永远皱着眉头满脸严肃，说话时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从不主动和别人打招呼等等，便成了她的招牌式动作，也成为领导和同事对她的存在忽略不计的原因。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地位的高低，财产的贫富与人的本质是没有联系的，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特质和优点，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关键的问题是，在众人面前，你愿意展现自己，亮出你自己，还是作茧自缚，封闭自我？而静的不幸就在于她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论他是位高权重，还是富贵多金，抑或是卑微寒酸，最后都要归于尘土，因此重要的在于你生活的过程，在看似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中活出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味道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亮出你自己，挺起你的胸膛，露出你迷人的微笑，走向人群，融入生活，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

因此，对于静，还有我所有的朋友，我都想大喊一声：朋友，加油！亮出你自己，焕发你迷人的风采，活出你动人的味道来！